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冰鉴  
大义觉迷录

〔清〕雍正皇帝 著

〔清〕曾国藩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藏

書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8975698

D691

Z021

中国私家藏书 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 大义觉迷录

〔清〕雍正皇帝 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8A037/060897569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义觉迷录 / (清)雍正皇帝著. 冰鉴 / (清)曾国藩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01. 1

(中国私家藏书·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 禾阳, 武振玉, 王军伟主编)

ISBN 7-5385-1826-6

I. ①大...②冰... II. ①雍...②曾...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清代  
②领导学-中国-古代 IV. ①D691②C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6472 号

**中国私家藏书·皇家珍藏治世修身宝典**

大义觉迷录 [清] 雍正皇帝 著  
冰 鉴 [清] 曾 国 藩 著

---

出 版 者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 址 ⊙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电 话 ⊙ 0431-5640624  
印 刷 ⊙ 长春新华印刷厂  
开 本 ⊙ 32(880 × 1230 毫米)  
印 张 ⊙ 11.125  
主 编 ⊙ 禾 阳 武振玉 王军伟  
责任编辑 ⊙ 安春海  
封面设计 ⊙ 龙震海  
版式设计 ⊙ 王咏梅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85-1826-6/I-352

全套定价:234.00 元 本册定价:18.00 元

## 目 录

附 录	369
<b>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b>	369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369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378
三、追根溯源,吕留良正是罪魁祸首	380
<b>雍正上谕</b>	385
急下诏书,各路兵马展开大缉捕	385
<b>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b>	387
一、感泣悚惶,披肝沥胆再上奏折	387
二、谨慎行事,乞请皇上睿鉴	389
三、追查谣言,务必要铲除祸根	391
<b>副都统海兰等奏折</b>	397
天罗地网,长沙党羽插翅难逃	397
<b>湖南省巡抚王国栋奏折</b>	399
一、境内出逆匪,以致巡抚受牵连	399
二、检讨失误,湖南巡抚愿立新功	401
<b>副都统海兰等奏折</b>	403
严刑逼供,已经是殃及无辜	403
<b>刑部左侍郎杭奕禄等奏折</b>	411
曾静等人为什么要捕风捉影、诽谤雍正皇帝?	411
<b>湖广总督迈柱奏折</b>	418
曾静等人在湖南被捕审的经过	418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422
一、张熙堂叔张勘被追捕的经过·····	422
二、继续搜捕毛仪及其两子的经过·····	423
刑部左侍郎杭奕祿等奏折·····	426
一、应将曾静案及其主犯押送湖南对质·····	426
二、曾静等人供词及押解犯人进京安排·····	428
雍正上谕·····	434
沈在宽诗“陆沉不必由洪水”，其中大有深义·····	434
广西巡抚金拱奏折三条·····	438
一、雍正收用密亲王妃嫔的谣言·····	438
二、广西钦犯的确是不少人有悖逆言论·····	440
三、广西官犯已经出发押送京城·····	443
湖南巡抚王国栋奏折·····	446
一、风水先生陈帝西兴风作浪，传播谣言·····	446
二、臣下的确夙夜兢兢，稽察办案·····	452
三、风水先生摇唇鼓舌，祸从口出·····	455
四、有人混水摸鱼，竟想诬告得赏·····	461
雍正上谕·····	463
仁君何以要对弥天重犯网开一面？·····	463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466
冒名王澍传播谣言的犯人·····	466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469
在浙江继续查访逆党情况·····	469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472
《大义觉迷录》一书的确是觉世道之宏模，指迷途之宝训·····	472
浙江总督李卫奏折·····	478
谎供引起的草木皆兵、虚惊闹剧·····	478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484
湖南人为什么非要曾静沉潭溺死？·····	484

雍正上谕	486
对吕留良及家属最后应如何判决	486
安徽巡抚程元章奏张秀公等供词	490
南方几省与王朝有关的人仍要大力追查	490
江苏巡抚尹继善奏折	502
要继续对张应星的会客日记上的人逐加细问,一一根究	502
雍正上谕	505
朱轼等编纂的驳吕留良之书应该颁发各地学宫	505
湖南巡抚赵弘恩等奏折	507
曾静已到湖南观风整俗使衙门任职	507
雍正上谕	509
一、对吕留良孙辈心有不忍,从宽免死,改判流放	509
二、严鸿逵、沈在宽诸人应凌迟处死,戮尸枭首示众	511
乾隆上谕	514
一、将攻击先王的曾静、张熙缉拿进京	514
二、将大逆不道的曾静、张熙凌迟处死	515



## 附 录

## 陕西总督岳钟琪奏折

## 一、秀才造反，实在是自投罗网

这是曾静派徒弟投书案发生后，形成的第一份正式文件。雍正六年(1728)九月二十六日，曾静的徒弟张熙(化名张倬)投书给岳钟琪劝他谋反。岳钟琪软硬兼施，未能从张熙口中问出书信背景。因系谋反案，怕拖延日久，引起雍正怀疑，遂于九月二十八写了此奏折上报情况，从此，拉开了吕留良大文字狱的序幕。

**【原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谨奏为冒昧密陈，恳祈恩鉴事：

窃臣于九月二十六日己刻拜客回署，署前西街有人持书趋向臣舆，被从人呵止，臣见其形貌不似投书官役，令接书人舆，阅封面题签称臣系天吏元帅，臣甚为惊讶，当将其人交巡捕看守，随入署密拆。

内写南海无主游民夏靛遣徒张倬上书，其中皆诋毁天朝，言极悖乱，且谓臣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今握重兵，居要地，当乘时反叛，为宋明复仇等语。臣不敢卒读，亦不忍详阅，惟有心摧目裂，发上冲冠，恨不立取逆兽夏靛，烹食其肉。

即刻遣人密邀抚臣西琳，以便会讯张倬。无奈抚臣西琳因署将军印务，在教场考验满洲官兵，未能即臣署，臣逡巡数刻，忖度逆情，既敢明目张胆致书及臣，必非无所凭依，空言相耸，若遽加鞫



讯，怨难得实情；又思彼书以叛逆劝臣，臣若一人独问张倬，旁无见闻确证，将来重刑拷讯，彼反得恣意造言。而臣遣人邀抚臣时，又不便明言，所以固未能促其速至。

因传按察司硕色坐于密室，然后唤张倬入署，命坐待茶，鹄言相接，问其里居。则云：昔年曾在江夏住过。至现在居址，并师夏靚里居，皆立誓不说。臣云：“然则欲见尔师，当于何处接取？”彼答云：“但实用来书所言，我自往邀师来见。”问：“汝师今在何处？”则云：“今在广东。”问：“汝自何处来？”则云：“自广东来。”问：“何时起身？”则云：“五月起身，由贵州到四川打听，皆言：总督去年便往西安，故我又自川来陕，昨九月十三日方到。”问：“尔师有何所见，突敢远致此书？”答云：“在广东，闻得朝廷三次召你不去，我师因此致书，及我到陕，方知并无三召不应之说，此书已不愿投；后思万里远来，不可虚返，故决意投递。”

**【译文】** 陕西总督臣岳钟琪恭敬地向皇上密奏，恳请皇上裁定：

九月二十六日上午，臣出外拜客回府时，有个人从府门前西街手拿书信，奔向臣的轿子，被随从呵斥，才停住脚步。臣看那人的打扮装束不像官府的信使，于是叫人把信接过来送进轿内，看见信封署名称臣是“天吏元帅”，臣很是惊讶，当时就把那投书人交给巡捕房看守，随后回到府中，秘密拆看。

信中写道：如今南海一带没有首领，游民夏靚派徒弟张倬上书。所写内容都是攻击和诬蔑当今朝廷的，言辞极为荒谬。信中还说：臣是南宋武穆王岳飞的后代，现在时就握有重兵，占据着军事要地，应当乘机发动叛乱，报宋、明王朝灭亡之仇，等等此类言语。臣不敢读完信，也不等自己详细阅读，当时禁不住心摧目裂，怒发冲冠，恨不得马上抓到禽兽般的叛贼夏靚，煮食其肉。

随即臣秘密派人去邀请巡抚西琳，以便共同审问张倬。奈何巡抚西琳因代理将军之职正在教场考核满洲官兵，未能立即来到总督府。臣徘徊半天，分析考虑着这些叛逆们的情况，他们既敢明目张胆地给臣送信，肯定不是没有后台倚仗，白白地恐吓臣一番。

如果匆忙地审讯责备他,恐怕难以得到他的真实情况;又考虑到那封信是劝臣反叛,倘是臣自己单独审问张倬,身边没有现场旁听作证的人,等以后需要重刑拷打审讯时,他反而能恣意造谣;而臣派人去请西琳时,又不好明说实情,故未能促使西琳迅速到达。

故只好传令察司硕色先坐进密室,然后传张倬进总督府,让他坐下,并用茶水招待,温和地与他交谈。问他家住什么地,他只说以前曾在江夏(今湖北武汉)住过,至于目前的住处,和他师傅夏靛的住址,却发誓不说。臣问:“然而要想见你的师傅,应当在什么地方和他接头?”张倬答道:“只要采用信中建议,我自然会去请师傅来拜见您。”臣又问他:“你的师傅现在在哪里?”张答:“现在广东。”臣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张答:“从广东来。”又问他:“何时从广东起身来这里?”张答:“从五月起身,经贵州到四川,打听总督在哪儿,都说您去年就去了西安,所以我又从四川来到陕西,于九月十三日来到此地。”问:“你的师傅有什么凭据竟敢派你长途跋涉来给我送信?”答:“在广东时,听说朝廷三次召见你,你都未去,我师傅于是就写了这封信。等我来到陕西后才知道,并没有‘三召不应’的传说,就不打算把这封信送给您;后来思量,不远万里来这里,不能白跑一趟,所以决心把信送给您。”

**【原文】** 臣云:“方今圣明在上,如此盛时,尔师何故谋反?”彼云:

“百姓贫穷,只为救民起见。”臣云:“陕西百姓不穷,你不知道么?”彼云:“你陕西虽好,我湖广连年大水,积尸载路。”臣云:“此乃大灾,何与人事?且闻湖广不过几县被荒,朝廷已屡加赈贷,况各省比陕西更好的去处甚多,你却不尽知道。”彼云:“官吏又性急,又刻薄,不知百姓苦楚。”等语。臣复云:“尔若不将尔师并实在住处开心见诚说出,则安知非我仇家,遣尔持书设局诱我,我岂肯轻信,误坠仇人术中。”彼坚称实在住处,死也不说。

时届未未申初,抚臣西琳亦至臣署,随公同细讯。奈张倬依旧含糊不肯实供。臣等方行夹讯,张倬仍坚供宁死不说。臣等再三诘讯,但混供在南海之滨,广南,交趾交界之处。臣等恐遽加叠夹,

重刑致毙，则此案愈无根据，随商之抚臣西琳，约次早密至臣署，再以甘言曲诱，或可得其实情。

至二十七日，抚臣西琳复来，于密室坐听。臣复唤张倬入署，殷勤慰劳，设法问之。臣先给之云：“即如你们湖广有个邹鲁，始与年羹尧同谋，后来便去首；你们这些游说之士，如何可以轻信，且安知不是有人打发你来特地试我。我昨晚所以不得不刑讯一番，看你诚伪。”张倬云：“你昨日如彼举动，我今日万不肯信了。”臣云：“尔以利害说人，人亦以利害试尔。尔昨日既不该当街递书，昭张耳目；又不该于初见时含糊其说，无一着实语，使我怀疑，至于刑讯，自古设鼎镬以待说客，实有深意。昨见你视死如归，知你大有气节，非利害所能摇夺。我今日所以推诚奉问，尔须切实指陈，使我心里了然，方不是捕风捉影之论。”彼云：“总之，有昨晚举动，知你断不肯行，知我断不得活，你这些话我万不肯信。”等语。因复再三婉讯，终一日不吐。

**【译文】** 臣问：“当今朝廷圣明，国家昌盛，你的师傅为什么要谋反？”他答：“老百姓贫困交加，谋反只为了拯救人民。”臣问：“陕西百姓不穷，你知道吗？”他答：“虽然陕西的百姓境况好，我们湖广一带却连年水灾，尸体遍地。”臣说：“这是天灾，和人有什么关系？听说湖广地区只不过是几个县受灾，朝廷已经多次赈济灾民，何况全国各省中比陕西条件更好的地方很多，你不见得都不知道。”接着，他又说了官吏们性情急躁，对老百姓苛刻，不了解百姓的苦楚之类的话。臣又说：“如果你不把你师傅和你自己的确切住址真诚地说出来，那么，怎么知道不是我的仇人派你拿着书信设计引诱我，我又怎么能轻易误中仇人的圈套呢！”他坚决声称：他们的确切住处，死也不会说出来。

到下午未末申初，巡抚西琳亦来到臣的衙门中，就和他一起详细盘问张倬，可是张倬依旧是含含糊糊，不肯说出实情。我们于是动刑审问，张倬仍然坚持称死也不说实情。经我们再三追问，只是含混地招供：他们在南海之滨广东和交趾交界的地方。我们担心

匆忙地动用夹棍，施以重刑，致使张倬丧命，那么此案就会更加没有线索。随即就和巡抚西琳商议，邀请西琳第二天早上就秘密来我的衙门中，再用甜言蜜语诱导张倬，也许会得到一些实情。

到二十七日那天，巡抚西琳又来，让他在密室中坐听。我又唤人叫张倬进府，殷勤招待，千方百计地询问他。我先骗他说：“因为你们湖广地区有个邹鲁，当初与年羹尧同谋，后来又去告发；你们这些游说之士的话，怎么可以轻信相信？况且怎么知道不是有人派你来试探我呢？我昨晚之所以不得不用刑审讯你一番，就是看你是不是真诚。”张倬说：“你昨日已经那样用刑审问我，我今天万万不敢信任你了。”臣说：“你用重大利害问题劝说人，人当然要以利害考验你。你昨天就不该在大街上当众向我投书，惹人注意；又不该在初次交谈时含糊其辞，不说一句实话，让我对你产生怀疑，使我不得不用刑来审讯你。从古以来用残酷的刑法对付游说之人，确实有一定的道理。昨天看见你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知道你大义凛然，富有情操，不会为任何利害所动摇。今天，我之所以推心置腹地劝告你，是因为你必须把实情告诉我，让我心里明白，我才会相信你的话不是捕风捉影的谈论。”他又说了：“总而言之，因为有了昨晚的刑讯，知道你决不会听信我们而反叛朝廷，也明白我决不可能活命，你的这些话，我万万不肯相信了”等等之类的话。后来又再三婉转地盘询，最终还是一天不说一句实话。

**【原文】** 臣复云：“自古以来总因天下多故，方有人从中取事；今天下承平，并无一省响动，尔师曾静突令陕西冒昧举事，则接迎者是何地方，何等人物，何处传檄可定，何处必须用兵，今询尔茫然，一言不吐，终是胸无成见耳。”张倬云：“此固不难，但要尔确实凭据，则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在我一呼可定。”臣问其何所见而云然，则云：“此六省百姓愁苦颠连，流离逃窜入川，而僵仆道路者，皆何处人民，此显而易见者也。臣云：“我在四川，深知云贵官民相安，你如何也说易动？”彼云：“吴三桂一麾即起，乃云贵之明征。”臣云：“江浙如何？”亦云：“不知。”问晋豫如何，亦云：“不

知。”问：“四川如何？”亦云：“不知。”且云：“我惟知此六省耳。六省之外，若再有川、陕，他省不足忧也。”臣云：“尔求确凭据，莫如我处遣人随尔往聘尔师，并尔意中人物。”彼方唯唯，忽又云：“无是理也，我意中人物虽不多，亦断无使尔知悉之理。”臣云：“尔始终疑惑，不如竟放尔去，任尔自为，我亦不问，何如？”彼云：“你放我，不得了，昨晚刻讯之后，外间必有人知，将来朝廷责问，你岂不自贻祸患乎？”臣云：“我若不放你去，势必据实奏闻，从此朝廷知谋反的人都来约我，势必疑我、虑我，我何能一日自安？今日骑虎之势，不得不放你去。倘因外人传言，朝廷觉察，我只说是迂腐儒生，条陈时事，语言狂妄，当经刑讯逐释，便无形迹了。”彼云：“言亦至理，但我断不信。且我此来，死得其所，你即实意放我，我亦实意不去”等语。

臣伏念受恩深重，今遇此等奇幻之事，但臣知有国不知有身，故为各种谎言，意在得其实状，方可奏闻。乃臣等细勘张倬狡黠奸深，加以严刑，既无惧色，即百计诱之，而仍坚不可破。不但一时不能确讯；即讯明请旨，奏折往返，未免时日耽延，为此密恳圣恩，准将张倬解送到京，请教亲信大臣，设法细讯，务得其实，以便就近请旨，缉拿同党，庶事机可密，完结亦速，不致久羁时日矣。至夏靛过书，理应随近进呈，但具言绝灭彝良，悖乱罔极，臣不敢冒昧呈觉，上褻天聪。（朱批：犬吠兽号之声耳，有何可介意，送来闲观之。）谨同抚臣西琳，密封候旨。

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书二本，一系抄录《坐拟生员应诏书》，一系刻本《握机图注》，俱经密封一处，除将张倬严加收禁外，谨会同抚臣西琳，冒昧据实缮折密奏，伏望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译文】** 臣又说：“从古以来，总是天下多变故时，才有人乘机起事，当今太平盛世，没有一省响应起事，你的师傅夏靛却突然叫陕西省突然起义，况且接应者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样人物，何处传令发檄文便可以平定，何处必须用兵，现在询问你，你也茫然不知，一

句话不说。你们好像也不是胸有成竹。”张倬说：“这些倒不困难，只是要得到你的确切回答，至于湖广、江西、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六省，我们一声号令便可以占领平定。”臣又问他：“怎么见得会做到这样？”张答：“这六省的百姓忧愁贫苦，颠沛流离，逃难入四川，倒在路旁的尸体，都是那里的百姓，这样也就显而易见了。”臣说：“我在四川时，深知云贵两省官民之间和好太平，你为何说他们也会起事？”张答：“吴三桂在那里一呼百应，这便是云贵能响应起事的证据。”臣问：“江浙地区情况怎么样？”张答：“不知道。”又问：“山西、河南两省怎么样？”张答：“不知道。”臣问：“四川如何？”张答：“不清楚。”并补充说：“我只知道这六省的情况，只要川陕两省也能参加，那么，就不用担心其它省份了。”臣说：“与其你来询问我的真实意图，不如我派人跟你去聘请你的师傅和你们心目中可以参加起义的人物。”张点头答应。忽然又说：“这样不合情理。我们心目中的人即使不多，也没有让你知道他们是谁的道理。”臣说：“你总是怀疑我，不如把你放走算了。任凭你们自己随意去做，我也不去过问，怎么样？”张说：“你放我走，那可不得了。昨天晚上你对我刑讯之后，肯定有外人知道了这件事，日后朝廷查问，难道不是给你自己招来祸害吗？”臣说：“如果我不放你走，必得把此事如实上奏皇帝，这样以来，朝廷也知道了谋反的人都来与我相约，一定怀疑我，忧虑我造反，我怎么能有一天的安稳日子。面对现在骑虎难下的局面，不得不放你走，倘若因为外边对这件事有所传闻，引起朝廷的觉察，我就说是一个迂腐的儒生，上书陈述时事，语言狂妄无知，经过重刑审问之后，把他释放了。这样便不会牵连上我了。”张倬说：“这话有道理，但我决不相信这是实话。况且，我既来了，死也值得。即使你真心实意放我走，我也不会离去”等等之类的话。

臣想到朝廷对我恩重如山，遇到今天这种怪诞虚幻之事，臣只知上有国家而不顾自身，所以编造出各种谎话，目的在于套出其真实目的，之后，才能奏明朝廷。然而，臣等仔细盘问审讯，张倬却狡猾奸诈，诡计多端，虽然施加重刑，也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即使千方百计地引诱他，仍然坚持不说出真情，看来无法将此案审讯清

楚；即便审问明白，上报朝廷，请示处理办法，奏折往返，不免要拖延耽误时间。因此，密奏皇上，恩请批准：将张倬押送到京城，请皇上诏令亲信大臣，对张倬设法进行详细审讯，尽力得到他的真实口供，以便就近请得圣旨，去缉拿张倬的同伙，这样既可保密，又能迅速结案，不致于拖延时日太长。至于夏靓有关叛乱的书信，按理应当随奏折一并进呈，但其中言语丧尽天良，荒谬狂妄之极，臣不敢冒昧呈上让皇上看到，而冒犯天子的尊严。（未批：只不过是狗叫兽号罢了，有什么值得个意，送来抽空阅读。）于是和巡抚西琳商议，把书信暂时密封起来，等候圣旨处理。

又搜出张倬随身携带的两本书，一本是抄录的《坐拟生员应诏书》，一本是刻本《握机图注》，都被密封起来放在一起。除把张倬严加看管之外，臣还和巡抚西琳冒昧地将实际情况写成奏书密报皇上，请求皇上明断定夺，为此谨奏，请旨。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八日。

**【原文】** 朱批：竟有如此可笑之事，如此可恨之人。朕观此人，不似内地匪类；就其言论天下时势光景、朕之用人行政，一些不知未闻之人，非是苗疆内多年汉奸，即系外洋逆党。其语言口声果似湖广人否？人品、相貌、学问何如人也？近文近武？不过市井俗人也。可将内闲言语试问，便可知矣。

此事在卿利害所关，朕量卿不得已而然，但料理急些了，当缓缓设法诱之，何必当日追问即加刑讯。伊既有是胆为此事，必是一亡命闯不畏死之徒，便解京亦不过如此审问。伊必料无生理，何能得其实情！可从容暂缓，徐徐设法诱问，或此间有人探问消息之同来人，亦未可知。未必止此一人来也。密密访拿，或问他言：“将你情节书字未曾尽奏，将大概情节奏闻，有旨言：你必系疯痴之人，不然此人岂无耳目，着我随便发放你，并未动大怒。”如此言毕，作卿意将圣祖六十年深仁厚泽，百姓沦肌浃髓；朕继统六年，勤政爱民，将各省朕加恩于百姓之善政，整饬官防，大法小廉，用人行政处；将朕待卿之恩，卿便负恩而势亦不能处，详细开示，宣朕之仁爱公明，

“汝等亦系人类，何不思中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之福，而造此尤故涂毒生灵之念。便就你这一人聪明胆量，不论文武，足可以取功名于世业，只就你今日不审本宪之心迹，不料本宪之能否，如此孟浪轻生，取笑天下，后世实为汝惜之，耻之。据汝所方，似非汝一、二无知之人，必有有识见人，将你性命为伊乘侥幸之谋也！何不将你送之死地之人举出。”

或如此，再不然，“看你如此豪杰，则伊师又不知如何超越之人物，汝既言六省一呼即应，汝同事人各省必多，何不回去将伊等劝化归正，为国家臣子，不但不徒老死于匪类，抑且垂名竹帛矣！”将此等言语诱问看，再将本朝得天下之正，待前朝之体，实前明之恩代也。

再将明时百姓不聊生之处，本朝百姓蒙福处，备悉言之，将伊听闻对答、辞色，不必隐讳一二，据实奏闻，再另有旨谕。

**【译文】** 雍正朱笔批示：天下竟有如此可笑的事情，如此可恨的人。朕看这人不像内地行为不正的匪人，根据他辩论天下形势概况，看来他是一个对当朝执政情况一点都没听说过的人，如果不是潜入苗族地区多年的汉奸，就是流窜南洋的叛逆同伙。听他的语言腔调，果真象湖广地区的人吗？观其人品、相貌、学问像什么样的人？近似文人，还是武士？或许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罢了。可以用些闲话去试探他，就会知道一切。

这件事对于你来说是利害关攸的事情，考虑到你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是处理事情有些急躁了。应慢慢设法引诱他说实话，不必在当天就审问并加以重刑，他既然有胆量做这件事，肯定是一个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即使押送到京城，也不过这般审问。他肯定已经料到没有生还机会了，怎么还能得出实情呢？！你可以从容地处理，不必急于求成，慢慢地设法引诱他说出实话，也许这中间会有同来的人去探听消息，这也难说。不一定就来这一个人，要乘机秘密缉拿。也可拿这些话问张倬：“我并没有把你的书信内容全部奏明皇上，只是上奏了大概事实情节。圣旨说：‘你一定是一个疯傻



之人，不然你这人怎么会没有同伙做耳目’，命我随便发落处置你，并没有大动肝火。”把这话说完，再用你的口气和内心看法，把圣祖执政六十年的仁慈厚爱及恩德，令百姓深感大恩，和朕继位六年以来，勤于政事，爱护百姓，将朕施加给各省百姓的善良政策，整顿官制和边防，大臣尽忠，小臣尽职，选用人才，执掌朝政的情况，把朕对你的恩德讲出来，说明你就是忘恩负义，而形势也不会容许你成功。详细开导，讲明道理，宣扬朕的仁爱、公正和明智。“你们同样是人类，为什么不想在光天化日之下，共享太平盛世的幸福，反而制造这种无故残害生命的邪念。凭你这人的聪明胆量，不论文的还是武的方面，足可以取得功名，干一番大事业。就凭你今天不事先了解本官的心底，不设想一下：本官能否信你从于你，这样卤莽轻生，被天下人笑话，后人也会为你叹息，为你耻辱。据你说的话，好像不只你们一两个无知之人，必定还有很有见识之人，用你的生命来实现他们侥幸的谋算，为什么不把将你置于死地的人举报出来？”

或这样说：“再不然，看你如此才能出众，那个不知你的师傅又是什么样的高超之人”你既然说六省只要一呼便可响应，和你们共事的各省人士肯定很多，为什么不回去劝化他们，除去邪念回归正道；充当国家臣子，不但不会白白地死于叛逆活动，或许还能名垂青史。”用这些话去引诱询问，试试怎样。再把本朝得天下之公正，对待前朝的礼仪，确实是对明王朝的大恩大德。再把明朝时，百姓民不聊生，本朝百姓享受太平的福分，详细地讲给他听，把他听问对答所用言语，及当时表现，不必隐讳一点，据实奏上，以后再下旨谕。

## 二、假结同盟，这样才诱出真情

岳钟琪采用了伪与张熙结盟设誓同意谋反的办法，套出了主谋人曾静及同案人员名单，便立即写了这份奏章上报。名单是另纸抄写密封，故此奏折中未提姓名。